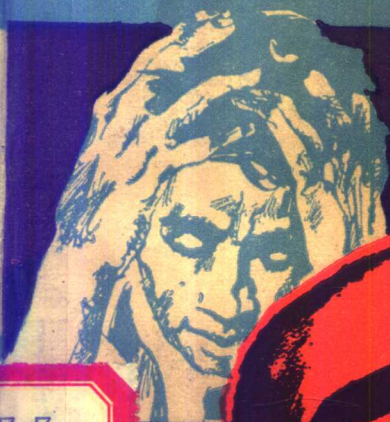


军事法院在开庭

张四琪 著

军事法院 在开庭

张 泗 琪 著



247.7

73

文艺出版社

I247.7

5-73

军事法院在开庭

张 泗 琪 著

军事法院在开庭
Junshi Fayuan Zai Kaiting
张泗琪 著

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
(沈阳市南京街6段1里2号)

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
锦州印刷厂印刷

字数:140,000 开本:787×1092 1/32 印张:6³/₄ 插页:2
1989年6月第1版 1989年6月第1次印刷
印数:1—2,195

责任编辑:赵威重 插图:金明
封面设计:耿志远 责任校对:唐惠凡

ISBN 7-5313-0231-4/I·218 定价:2.35元

目 录

1935: 女间谍 A 潜入东部	1
本庭, 沉默的讯问	31
妈妈、叔叔或失落的吻	47
军犯、男人与女人的故事	69
扔下一张黑桃 K	98
血情血债	112
枪决令 02 号	131
儿子是罪犯	159
他的战争	187

1985：女间谍A潜入东部

1985年8月5日14时7分，女间谍A，化名尤丽芳，持TD国身分证进入东部MM海关。

1985年8月5日14时55分，MM公安厅派出高级警官，立案侦察。

1985年9月20日，MM公安厅依法逮捕了女间谍A。

1985年11月19日10时1分，ES军事法院依照刑法第111条的规定，因案件涉及国家机密和个人隐私，不公开审理。军事检察院提起公诉的李小阳认识女间谍尤丽芳。

审判庭由ES军事法院副院长宋中华、ES司令部作战参谋梁秉煦、ES政治部群工部干事叶任高组成合议庭，由宋中华担任审判长。ES军事法院审判员周一见代理书记员担任法院记录。

出庭支持公诉的是ES军事检察员何志谦。

出庭担任本案辩护是经被告妻子委托和被告本人同意的C市法律顾问处律师陈超民。

1985年11月28日PD日报在三版上报道了李小阳认识女间谍尤丽芳，标题为《在色情间谍的引诱下》。审判长宋中华看完报道后，陷入了沉思……

一 有那么一双死眼

子夜时分，“黄金三角”地区的天气陡然变得酷寒刺骨，来自喀拉大山的穿山风，掠过林梢，贼溜溜地在卡洛城上空刮着风旋儿。片刻工夫，涌动的雾霭仿佛乳浆般地被凝固了，顿时，这座边地小城显得格外凄冷。喧闹的夜市早早散尽，店铺、舞厅相继打烊闭门，“夜耗子们”——妓女、皮条客、嬉皮士、贼佬也不知躲到什么地方去了。

巴鲁大道，冷冷清清。两旁的路灯，稀稀落落地亮着，昏黄的光晕在潮湿的水泥地上瑟瑟颤抖。

街尽头，谍报员尤丽芳迎着顶头风踽踽独行。她披着一件桔黄色的风衣，双手插在口袋里，右手紧握一支毒剂枪，左手攥有口香糖。路灯下，尤丽芳的瓜子脸堆起了团团阴影，如冰蛋子的眼睛，闪射出两道似乎冻僵的目光。

“鬼！”她在心里恶狠狠地骂了一声，骂上司，骂自己，还是骂他，连尤丽芳自己也说不清，反正这是她心境最坏的时刻。40分钟以前，737情报站长，代号“蝮蛇—M”向尤丽芳发出暗杀令。她几乎是与此同时地从温泉浴缸里跳起来，抓过微型报话机，惊喊开了：“什么，杀鱼？”

“对，玩够了，该放血。”

尤丽芳的目光落在床头柜上，那张4寸的彩色照片里，哈尔，这位来自大西洋彼岸的小伙子瞪着海子般透蓝的眼睛，冲着她微笑。

“他？”

“由你执行。”

尤丽芳将哈尔的照片倒扣在桌面。

“招待等级？”

“老规矩。”

“时辰？”

“0 0。”

搁下微型报话机，尤丽芳用红笔在哈尔照片背后写上了一个阿拉伯数字——13。然后，端端正正地坐在镜子前，拿起化妆品，开始描眼圈、抹胭脂、涂口红……

尤丽芳顺着墙根走完了巴鲁大道，来到了一座豪华的宫廷式外宾公寓。

她蹲下身子，佯装系鞋带，目光四下扫瞄，冷丁，直起身子，跃过铁栅栏，闪身钻进了底楼。一会儿，尤丽芳蹑手蹑脚地走到308室门口，纤细的手指有节奏地轻弹着门板。

“哒哒——”幽会的信号，往时，早已等在门板背后的哈尔会一把拉开房门，“叭”地一声亲吻，风风火火将她抱起来。

“哒哒——”屋内仍然没有声响，顿时，一种职业性的预感泛上心头，她握紧毒剂枪，一把拧开房门，走进里屋，倏地怔住了，还是那盏粉红色的床头灯，还是那张席梦思床，还是摆着两个大枕头，哈尔却直躺在床的右侧，盖在胸口的白色刺绣被单渗出了一汪鲜血，他死了？自杀了？尤丽芳扑过去拉开被单，使劲地摇动着哈尔的身体，此时此刻，她渴望哈尔活……但是僵硬的躯体再也活动不起来了，他真的死了，但那对蓝眼睛却没有合上，直瞪瞪，是在对遥远石头城的未婚妻诉说，还是对她，一只“燕子”……尤丽芳开始害怕了。

她不知自己是怎么回到约定地点的。尤丽芳撞开房门，

一下跌倒沙发上，没等她喘过气，一个巴掌早落在尤丽芳的脸颊上，立时暴起五道手指印。

顶头上司发火了：“冷静，尤丽芳！”

“我……”尤丽芳倏地站起，挺胸立正。

“鱼杀了，是吗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“可惜，你的第十三条青鱼的血是自己淌出来的，哼！”

“蝮蛇—M”又高高地抡起巴掌，一汪鲜血滴出尤丽芳的嘴角，她伸出舌头左右舔着血丝，连同唾沫咽进肚内。

“好，好！”顶头上司笑了，派她回中国。一个新的阴谋形成。

二 有那么一位旅伴

深秋的D市火车站，四下花果飘香。芒果、菠萝……一串串，一袋袋地摆满候车厅的坐椅旁，通道上。

检票口，火车正在剪票进站，熙熙攘攘的人群里，有一位青年军官。他帅透了，鹅蛋脸，白皙的脸颊上有一双微笑的酒窝。粗黑的眉毛下，闪着两只水灵灵的黑眼睛，本来就俊气的小伙，罩上崭新的军官制服，更添英武。

这位年轻军官吸引了许多同龄人的目光，连那位高挑的列车长，也鬼使神差地给了他一张软席卧铺票，并快速地瞄对方一眼，心里羡慕极了；那么十足的男子汉……这军官今年三十出头，工资150多元，是部里数一数二的笔杆子，第三梯队的候选人，这次受命到D、A、M三省所属各部检查

工作。家庭生活也很美满，与一位温柔的女军官结为伴侣，去年还添了一个胖嘟嘟的儿子。

年轻军官已习惯了这种目光，他上了车，搁好行李，临窗而坐，目光凝视着窗外，脑子里快速地将近来检查工作的全过程归纳成汇报要点，接着又冷静地考虑下一步的工作程序，顺手把要点记录在1本铅印着“机密”字样的工作笔记本上。

火车正点离开了D市。年轻军官接过乘务员递过来的热水杯，颇有风度地呷了两口。随后将笔记本放进公文包，又从提包里掏出了一本外国小说，旁若无人地认真翻读着。

一会，对面传过了一个女旅客的声音：“喔，你也在看《百年孤独》啊！”

那年轻军官“嗯”了一声，继续埋头看书。

“我看过英文版的。”女旅客又说话了。

懂英文的，年轻军官自然地抬起头，打量着对方。那是一位典型的南国少妇，不大漂亮的脸上有双会说话的眼睛，胸膛丰满，乳峰高耸，一套筒裙，脚踏迷尔高跟皮鞋。

“你到哪里？”

“终点。你呢？”

“一样。”

她接过年轻军官手中的书，翻了翻，问：“你对这本书感觉如何？”

“听你的。”

“我很喜欢，读了两遍。马尔克斯不愧是文学大师，他通过霍·阿·布思蒂亚一家七代人在小镇马孔多创建、发展

和毁灭过程中的遭遇，展现了哥伦比亚近百年来历史变迁……”

年轻的军官入神地望着她，浑身泛起了遏止不住的兴奋。一种强烈的表现欲涌上心头，话题象听到集合令似的，以最佳状态涌向喉咙口，标准的普通话从他那皓洁的牙齿间飘出。“你的分析很对，《百年孤独》不同于传统的现实主义，作者置历史事实于神话史诗般的气氛之中，以丰富的想象，奇妙的构思打破了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之间的界限，摆脱了传统小说的手法，使人物思想超过具体的日常生活，获得了升华。”

女旅客被吸引了、征服了，不停地点头赞同着。几个小时过去了……他们从弗洛伊德、荣格谈到加缪、梅勒；从《这里的黎明静悄悄》谈到《色情间谍》；从国家的发展谈到了军队裁军、武器装备……陌生感消失了，戒备心解除了，大半天工夫，俩人就象久别重逢的同事、同学，越谈越红火。

晚饭时分，他们话题扯到了家常。

他问：“你喜欢吃什么？”

“鲮鱼，大对虾。”

“你是哪里人？”

“听口音，你猜？”

“我说不准。”

“老家江苏，我是在北京长大的。”

“哎，真巧，我老家也是江浙一带的，父亲是闻一多的学生，母亲生自书香门第……”

“真的？”

“哄你干嘛！”

“这么说，论姓氏咱们还可能是远亲呢。”

年轻军官顿感与她亲近多了。晚饭后，他把一些心事向她披露了。

“一生中，我最想念的是妈妈。她10岁参军，由于出身是地主，在部队里精神一直很压抑，后来不幸患了子宫癌。当时，我在大学读书，家中给我发了一份病危电报，我连忙赶回家，妈妈已经离开了人世。”

年轻军官的声音发涩了。

她的眼圈泛起了红潮，怔怔地望着他。

头靠得更近了。

柔软，富有弹性，象暖流掠过他那隐痛的心房，是那么的舒服，那么的及时。上半天，他根本不认识她，擦肩而过压根也不会打招呼。可现在……

此时，年轻军官双手紧紧地捂着她的手。生怕失去似的。他忘却了时间，忘却了他人，嘴上喃喃地重复着：“谢谢，谢谢。”

女旅客脸颊陡地泛起了红晕，呼吸变得急促，眼睛闪烁着微妙而又炽热的光芒。她突然发问：“你结婚了没有？”

“结……结婚了，孩子都快3岁了。”不知怎的，年轻军官一怔，话变得结巴了。

“她干什么工作？”

“医务处助理。”

“你爱人对你怎么样？”

“一般，还可以。我们家都是当兵的，军人味浓了点。”

“你有情人吧？”

“我怎么可能会有情人呢？”

“你不和爱人在一起晚上怎么办？”

“写材料，看书，学英语日语，忙到很晚，倒下床就睡觉了，没时间想那么多。”

女旅客端起了罐装的可口可乐，张口喝了半瓶，语调中随之溶进了心中的悲哀。“你啊，一切都很顺利，我的一生可太难了。父母早年离异，我十四五岁在KL人民军当兵，杀死过敌人，一天夜晚，我去执行任务，我骑着一匹小马到了一个地方，小马怎么也不肯朝前去。我急了，掏出手枪对马耳朵射出几发子弹，小马才冲过去。第二天我又路过那里，才知道大烟地里，有个妇女被砍了头，脑袋与脖子只连着一点点皮。我当场吓昏过去，以后那颗脑袋总是在眼前晃来晃去。复员以后，我考上了大学，便疯狂地爱上了一个同班男生，直到有了身孕，才知道那家伙早有了老婆，无奈我嫁给了一个工人。1983年丈夫病故，给我留下了一个孩子，一条狗。”

“那你以后打算怎么办？”

“我这个样子，找个傻瓜也不行了，婚姻不美满，也不能怨别人，自己酿的苦酒自己喝，自作自受，现在不是给自己找爱人，而是给孩子找个爸爸。唉，不谈这些了。”

他感到她的头靠得更近了。

“不知为什么，见到你很奇怪，讲了那么多话，要是

几个合得拢的人在一起就好了，可惜，唉……”她垂下了脑袋，“我几乎不想活了。”

“你啊，别这样想，脚下的路还长着呢，有什么困难可以来信，保证信到立即回复。”

“可是远水救不了近火，何况咱们连远水也算不上，到了终点站，一下火车，就各奔前程了。我想起一本台湾小说，书名叫《路》，书中说的是两位中年知识分子，在一个船舱里相遇，见面都没有讲什么。第一天晚上平安无事过去了。第二天晚上，船舱里只剩下他们两人，女的走到男的床边，没说什么就站着发生了关系。第三天早晨，船到码头，俩人也一句话没说就分手了……”

她沉默了。

他也沉默了。

列车进入了夜行车，窗外的大自然陡然沉寂了，一种无比恬静、安谧的气氛笼罩着包厢，偶尔一盏路灯的余光洒在玻璃窗上，照在那男子汉的脸庞上，照在她那富有曲线的胸脯上……

她的脸嫣红如醉。

他的眼睛莹然发光。

一种挑衅性的魔力。

一种光的诱惑。

他？！

她？！

瞬间，他忘却了自己是一名军人，她忘却了自己是在境外执行联络任务的间谍。发疯地，人体发生了地震，胸脯撞

着胸脯，两张嘴唇粘在一起，亲吻，长时间地亲吻……

三 有那么一条猎狗

公安厅一处的电控室内，没有白天，没有黑夜。聚光灯照在猩红的地毯上，温暖、滞重，空气显得格外的郁热。环置在墙根的通讯设施，随着各色信号的闪烁，正在紧张地工作着，嵌在墙壁里的扩音器，伴着“滋滋”的电流杂音，时隐时现地传出一对男女交谈的声音。

李小阳：你真是我的猎狗。

尤丽芳：有什么法子呢？我是天生的尤物。

李小阳：你对我第一印象如何？

尤丽芳：是位刻板而自信的军人。

李小阳：现在呢？

尤丽芳：够刺激的。你对我的感觉呢？

李小阳：普普通通。直觉地看，印象不深。

尤丽芳：真的？

李小阳：……

尤丽芳：得分？

李小阳：二分。

尤丽芳：嘻嘻，还不及格啊！

李小阳：就是又怎么。

尤丽芳：现在满意了吗？

李小阳：满意。

尤丽芳：为什么？

李小阳：不知道。

.....

王处长，侦办尤丽芳案件的决策者，沉浸在一种愤恨和矛盾交织的思索里，他倚着窗，垂下疲惫的眼皮，隐痛的额头，紧紧地抵压在那冰冷的玻璃板上。突然，他的心怦然一动，猝然抬起头，用充血的眼睛直盯着扩音器。

许久，王处长摇了摇头，终于下决心伸手抓起话筒，向外勤组下达新的行动方案……

四 有那么一个夜晚

列车在黑夜里游弋，经过一天旅途的乘客纷纷坠入了梦海。

软席车厢三号铺上，尤丽芳还没有合上眼睛，浑身裹着毛毯，辗转着。躺着不舒服，动弹起来更加难受。尽管她一心想睡，可心境一刻也不能安宁，发黑的眼前，都是旋转的影儿，白天的情景又回到眼前，不知为什么，短短的旅途中他俩便如老相识，敞开心扉，讲了那么多的往事……一种狂乱的力量，又在体内涌动……她叹了一口气。

当我想到生活，一切都是欺骗。

但受了希望的愚弄，人们还喜欢这骗局。

据说明天，明天，将会称心如意；

明天一到反使我们更加苦恼。

唉！这是何等荒谬。

尤丽芳烦躁地翻了个身，面对着李小阳的床铺。

他睡得那么香，列车驶进了区间站，站台上的灯台透过窗帘的缝隙，照射在他那刚毅而带有几分稚气的脸庞上，没



有虚伪，没有欺瞒，没有诡计……她定定地瞅着李小阳的嘴唇，不知不觉，她的呼吸加剧了，一股热浪冲进了她眼眶，那该死的呼噜声！强烈的异性诱惑力使她心头一阵痉挛，那该死的红嘴唇！她情不自禁，她渴望，她急需，那泯灭了多年的自己的灵性，又一次回到自己的躯壳，他真的象他，那里有她滚烫的亲吻，那里有她热烈的情欲……

列车又驶出了车站。尤丽芳的眼前重新是一片黑暗。

他欺骗了她。

他死了。留下小孩和小狗。

她要出国深造。

办公室里，女军官笑着递给她一张机票。“丽芳，这是组织上对你的培养。”

尤丽芳点了点头。“我的孩子呢？”

“组织上给你请最好的保姆。”

“出发时间？”

“明天737国际航班。”

尤丽芳带着孩子的笑声来到了T国的一所秘密学校。她推开教室大门，迎接她的是一排赤身裸体的汉子。瞬间，她的北国衣裳被撕碎了，她儿子的相片涂上汗臭的脚印……这就是开学典礼，这就是在上课，这就是她的学业……训练过程中，一位同伴跳楼自杀了，另一位小姑娘被送进了精神病医院，她为了3岁的儿子，象家中的小狗儿，学会用舌头舔着自己的伤口，学会吮吸自己流出来的鲜血……她的伤口结成了痂，她的痂中出现了脓水，玩玩，来吧！占领我的“圣地”的男爷们！女性的温柔从她的脸颊消失，她的眼神立即